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

天台陶宗儀

九成



至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上御玉德殿命史臣榻前草詔黜謫太師伯顏詔文有云其各領所部詔書到日悉還本衛

上曰自蚤至暮皆一日也可改日字作時字時伯顏以飛放爲名挾持

皇太子在柳林意將犯分詔旣成遣中書平章只理瓦歹齋至彼處開讀奉皇太子歸國而各枝軍馬即時散去盖一字之中利害繫焉宜聰明作元后於

此有以見之矣

文定王 沙刺班

今上之師也爲學士時嘗在 上左右一日體少倦
遂於便殿之側偃臥因而就寐 上因以籍坐方褥
國語所謂朶兒別真者親扶其首而枕之後嘗患廊
額上 上於金鉢中取佛手膏躬與貼之 上之隆
師重道可謂至矣盡矣王字敬臣號山齋畏吾人
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寶而近侍陪位者必
九人或七人譯語謂之煖荅世此國俗然也 今上
之初入戒壇時見馬哈刺佛前有物爲供因問學士

沙刺班曰此何物曰羊心 上曰曾聞用人心肝者
有諸曰嘗聞之而未嘗目睹請問刺馬刺馬者 帝
師也 上遂命沙刺班傳旨問之荅曰有之凡人萌
反心害人者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以此言復奏
上再命問曰此羊曾害人乎帝師無荅

國朝日進 御膳例用五羊而 上自即位以來日減
一羊以歲計之爲數多矣

太府少監阿魯奏取黃金三兩爲御鞞刺花用 上曰
不可因請易以銀而鍍金者 上曰亦不可金銀首
飾也今民間所用何物對曰用銅 上曰可右五事

楊太史

瑀

所言太史居官時日侍

上故知其詳

今上皇太子之正位東宮也設諭德置端本堂以處

太子講讀忽一日帝師來啓太子母后曰向者

太子學佛法頓覺開悟今廼使習孔子之教恐壞

太子真性后曰我雖居於深宮不明道德嘗聞自

古及今治天下者須用孔子之道捨此他求即為異

端佛法雖好乃餘事耳不可以治天下安可使太

子不讀書帝師報服而退

皇太子方在端本堂讀書近侍之嘗以飛放從者輒臂

鷹至廊廡間喧呼馳逐以惑亂之將勾引出游為樂

太子授業畢徐令左右戒之曰此讀書之所先生長

者在前汝輩安敢褻狎如此急引去毋召責也衆皆

驚懼而退右二事乃貢尚書師秦授經宣文閣下日

所目見者至正丙申間避地雲間每談朝廷典故

因及此

中書左丞魏國文正公魯齋許先生衡中統元年應召

赴都日道謁文靖公靜修劉先生因謂曰公一聘而

起毋乃太速乎荅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二十年

徵劉先生至以為贊善大夫未幾辭去又召為集賢

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乃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中書令耶律文正王 楚材 字晉卿在金為燕京行省員外郎國亡歸于我朝從

太祖征伐諸國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見知於上
詔王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進不已左乎王曰
且治弓尚須弓匠豈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 上
聞之喜自是用王益密

中書平章政事廉希憲字善甫封恒陽王謚文正本畏
吾氏王之父諱布魯凱為回鶻王歸朝官至順德諸
路宣慰使封魏國公謚孝懿拜廉訪使之命時適至
生顧曰是兒必大吾門吾聞古者以官受氏天將以

廉氏吾宗乎吾其從之舉族承命

世祖一日命廉文正王受戒於國師王對曰臣已受孔
子戒 上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為臣當忠為子
當孝孔門之戒如是而已 上喜

謝君直先生 枋得 號疊山信州弋陽人宋景定甲子江

東漕闡校文發策問權姦誤國趙氏必亡忤賈似道
貶興國軍三年遇赦得還 天兵南下郡城潰棄家
入閩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文海承旨雷夢炎等交
薦累召不赴二十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參知政事
魏天祐復被

詔旨集守令戍將迫蹙上道臨行以詩別常所往來者曰雪中松栢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豈無龔勝潔人間不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夏四月至京師不食死年六十有四秋八月子定之奉柩歸葬門人誄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嗟乎伯夷叔齊在周雖爲頑民而在商則爲義士孰謂數千載後有商義士之風者復見先生焉

中書丞相史忠武王

天澤

髭髯已白一朝忽盡黑

世皇見之驚問曰史拔都汝之髯何乃更黑邪對曰

臣用藥染之故也

上曰染之欲何如曰臣覽鏡見

髭髯白竊傷年且莫盡忠於

陛下之日短矣因染

之使玄而報效之心不異疇昔耳

上大喜人皆以

王捷於奏對推此一事則餘可知矣漢人賜名拔都

者惟王與太師張獻武王

弘範

及真定新軍張萬戶

與祖耳

真定新軍張萬戶

與祖

中山無極人至元十九年丞相

楚國文定公

阿里海涯

以中書右丞南取漢郢公寶

從有功授前職平生射虎數十一日遇虎一發而踏語人曰吾聞生虎之髭剔齒疾可已風因拔之虎怒

爪韉製其氣息垂盡不能傷足由是人目之曰殺
虎張後以國言賜名拔突拔突即拔都都與突字雖
異而聲相近蓋譯語無正音故也

姚文公先生為中臺監察御史時忽御史大夫謂曰
我天子以汝賢故擢居耳目之官今且歲餘至如
典利除害之事未嘗有片言及之但惟以薦舉事務
何邪先生荅曰某所薦者百有餘人皆經世之才其
在中外並能上裨聖治則某之報効亦勤矣又何
待層層於典利除害然後為監察御史之職任乎大
夫曰真宰相器也嘆其久之

太宗素嗜酒晚年尤甚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文正王數
言之不聽一日持酒槽之金口以進曰此乃鐵耳為
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耶上說賜
以金帛仍勅左右日惟進酒三鍾而止夫以王之切
諫不已而上終納之可謂君明臣良者矣
內翰王文康公鶚字百一開州東明人國初自保定應
聘北行時故人馬雲漢以宣聖畫像為贈既達北庭
值秋丁公奏行釋奠禮

世祖說即命舉其事公為祝文行三獻禮禮畢進胙
於上上既飲福熟其胙命左右均霑所賜自是

春秋二仲歲以爲常蓋上之所以尊師重道者實公有以啓之也

國朝儒者自戊戌選試後所在不務存恤往往混爲編氓至於奉一札十行之書崇學校獎秀藝正戶籍免徭役皆翰林學士高公智耀奏陳之力也公河西人今學校中徃徃有祠之者

丙戌冬十一月耶律文正王從

太祖下靈武諸將爭掠子女玉帛王獨取書籍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旣而軍中病疫惟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吁廉而不貪此固清慎者能之若其先見之

明則有非人之所可及者

御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二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人隨復故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模府文書之事後改爲都事三人後又以都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人爲經歷檢法二人後廢管勾三人其一人兼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十二人至元十四年旣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蒞江南之地

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秩如內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蒞陝西甘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復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人各道提刑按察司至元六年置正三品有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凡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塔察兒也內監察御史署銜無御史臺三字以爲天子耳目之

官非御史大夫以下所可制也行臺則不然

國朝凡省臺院吏曰掾史獨江南行臺作令史者蓋緣至元十四年初立行臺曰御史大夫授三品秩故也後雖陞一品而樂因循者不爲申明改正西臺立視南臺已陞品秩則曰掾史焉

三臺凡公文所書臺字並從士從口不敢作其子頭若然則僞文也按許氏說文臺從至從之從高省則土乃之之正書耳當從土從口爲是

累朝皇帝於踐祚之始必布告天下使咸知之惟詔西番者以粉書詔文於青繒而繡以白絨網以真珠至

御寶處則用珊瑚遣使齎至彼國張于帝師所居處

國初立法以來有笞杖徒流死之制凡七下至五十七下用笞六十七下至一百七十用杖徒之法徒一年杖六十七一年半杖七十七二年杖八十七一年半杖九十七三年杖一百七此麗徒者杖數也鹽徒既決而又鑠之使居役也數用七者建元以前皆用成數今匿稅者笞五十犯私鹽茶者杖七十私宰馬牛者杖一百舊法猶有存者大德中刑部尚書王約數上言

國朝用刑寬恕笞杖十減其三故笞一十減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反加十也議者憚於變更其事遂寢流則南之遷者之北北之遷者之南死則有斬有凌遲而無絞

世皇嘗以錢幣問太保劉文貞公秉忠公曰錢用於陽

楮用於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今陛下龍興朔漠君臨中夏宜用楮幣俾子孫世守之若用錢四海且將不靖遂絕不用錢迨

武宗頗用之不乂輒罷此雖術數識緯之學然驗之於今果如所言

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姚忠肅公天福字君祥平陽人至元十一年拜監察御史彈擊權臣無所顧畏世祖賜名巴而思國言虎也後條奏宰相阿合馬罪二十有四召廷辯公枚數之彼輒引服數至於三氣沮色喪上曰此三者罪已不在宥因曰公曰巴而思臣下有違太祖之制干朕之紀者汝抨擊毋隱廷臣皆震悚時方倚相理財姑釋不問衆人莫不爲公危之公之太夫人有賢識勗之曰爲國者忘其家汝第盡力效忠果不測吾追蹤陵毋死日猶生年也公泣謝白其長曰萬一得譴乞不以老母連坐

語聞上嘆曰是母子有古義烈勅侍臣符寶郎董文忠宣付史館書之

至元二十四年桑哥之爲尚書丞相也專權擅政虐酷薰天賄賂公行畧無畏避中書平章武寧正獻王理微時爲利用監獨奮然數其姦賊於上前上怒以爲

醜詆大臣命左右批其頰王辨不爲止且曰臣思之熟矣國家置臣子猶人家畜犬譬有賊至而犬吠主人初不見賊乃箠犬犬遂不吠豈良犬哉上悟收桑哥籍其家明日王拜御史中丞余按北史宋游道傳畢義雲奏劾游道楊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

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犬詔除名則王之
以犬自況為有所本矣

翰林學士文敏公

明善

字復初清河人叅議中書日

會 朝廷遣蒙古大臣一員使交趾公副之將還國

之偽主賚以金蒙古受之公固辭偽主曰彼使臣已

受矣公獨何為公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

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偽主歎服

今蒙古色目人之為官者多不能執筆花押例以象牙

或木刻而印之宰輔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 旨則

用玉圖書押字非

特賜不敢用按周廣順二年平章李穀以病臂辭位

詔令刻名印用據此則押字用印之始也

文宗開奎章閣作二璽一曰天曆之寶一曰奎章閣寶

命臣虞集篆文

今上作二小璽一曰明仁殿寶一曰洪禧命臣楊禹

篆文洪禧璞純白而龜紐墨色

天曆初建奎章閣于西宮與聖殿之西廊為屋三間高

明敞爽兩間以藏物中間諸官入直所北間南嚮設

御座右左列珍玩命群玉內司掌之閣官署銜初名

奎章閣階正三品隸東宮屬官後文宗復位乃陞為

奎章閣學士院階正二品置大學士五員並知經筵
事侍書學士二員承制學士二員供奉學士二員並
兼經筵官幕職置叅書二員典籤二員並兼經筵叅
贊官照磨一員內掾四名內二名兼檢討宣使四名
知印二名譯史二名典書四名屬官則有群玉內司
階正三品置監群玉內司一員司尉一員亞尉二員
僉司二員典簿一員令史二名典吏二名司鑰二名
司膳四名給使八名專掌秘玩古物藝文監階正三
品置太監兼檢校書籍事二員少監同檢校書籍事
二員監丞叅檢校書籍事二員或有兼經筵官者典

簿一員照磨一員令史四名典吏二名專掌書籍鑒
書博士司階正五品置博士兼經筵叅贊官二員書
吏一名專一鑒辨書畫授經郎階正七品置授經郎
兼經筵譯文官二員專一訓教法薛官大臣子孫藝
林庫皆從六品置提典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司
吏二名庫子一名專一收貯書籍廣成局階從七品
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二員司吏二名專一印
行 祖宗聖訓及 國制等書 特恩剗製象齒小
牌五十上書奎章閣三字一面篆字一面蒙古字與
畏吾兒字分散各官懸佩出入宮門無禁學士院凡

與諸司徒復惟劄送參書廳行移而已命侍讀學士
虞集撰記御書刻石閣中

今上皇帝改奎章曰宣文其記曰大統既正海內定
一乃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曆二年三月作奎章
之閣備燕閒之居將以淵潛遐思緝熙典學乃置學
士員俾頌乎

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
又俾陳夫內聖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
焉其爲閣也因便殿之西廡釋高明而有容不加飾
乎采斲不重勞於土木不過啓乎牖以順清燠樹度

閣以棲圖書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
者不得在列其爲處也跬步戶庭之間而清嚴邃密
非有朝會祠享時巡之事幾無一日而不御於斯於
是宰輔有所奏請宥密有所圖回爭臣有所繩糾侍
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聲色
狗馬不軌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睿知善
於怡心養神培本浚源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
乎此者也蓋聞天有恒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
勢水土之載不匱矣人君有恒居則天地民物有所
係屬而不易矣居是閣也靜焉而天爲一動焉而天

弗違度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至
順辛未孟春二日記

傅初菴先生立以占筮起東南時杭州初內附

世皇以故都之地生聚浩繁費力殷盛得無有再興
者命占其將來如何卦既成對曰其地六七十年後
會見城市生荆棘不如今多也今杭連厄於火自至
正壬辰以來又數燬於兵昔時歌舞之地悉爲草莽
之墟軍旅填門畜豕載道乃知立之占亦神矣立乃
番易祝卜泌甥泌精皇極數

中書右丞相伯顏所署官銜計二百四十六字曰元德

上輔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秦王荅剌罕中書右丞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

監脩國史兼徽政院侍正昭功萬戶府都總使虎符

威武阿速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忠翊侍衛

親軍都指揮使奎章閣大學士領學士院知經筵事

太史院宣政院事也可千戶哈必陳千戶達魯花赤

宣忠幹羅思扈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

回回漢人司天監群牧監廣惠司內史府左都威衛

使司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官相都總管府領

太禧宗禋院兼都典制神御殿事中政院事宣鎮侍

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宗人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提調哈刺赤也不干察兒領隆祥使司事當其擅政之日前後左右無非陰邪小輩惟恐獻諂進佞之不至孰能告以忠君愛民之事有一王爵者譯奏云薛禪二字人皆可以爲名自

世祖皇帝廟號之後遂不敢用今太師伯顏功高德重可以薛禪名字與之時御史大夫帖木兒不花亦其心腹每陰嗾省臣奏乞其請文定王沙剌班時爲學士從容言於上曰萬一曲從所請關係非輕遂命學士歐陽玄監丞揭傒斯會議以元德上輔四字

代之加於功臣之上又典端院都事某建言凡省官提調軍馬者必佩虎符今太師伯顏難與他人同宜錫龍鳳牌以寵異之制可遂製龍鳳牌一面其三珠各函徑寸真珠一枚而飾以紅刺鴉忽寶石牌身腕釵元德上輔功臣號字仍用白玉嵌造牌成計直數萬錠旣被貶黜毀其牌就以珠寶給還物主蓋督勒有司和買元價尚未酬也又京畿都運納速刺上言太師伯顏功勳蓋世所授宣命難與百官一體合用泥金書詞以尊榮之省臺院官議不可行宛轉稟白止金書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八字餘仍墨

筆云

大德間 仁宗在潛邸日奉 荅吉太后駐輦懷孟特
苦群蠅亂喧終夕無寐翼旦 太后命近侍傳旨諭
之曰吾母子方憤憤蠅忍惱人耶自後其母再鳴故
至今此地雖有蠆而不作聲後

仁宗入京誅安西王阿難荅等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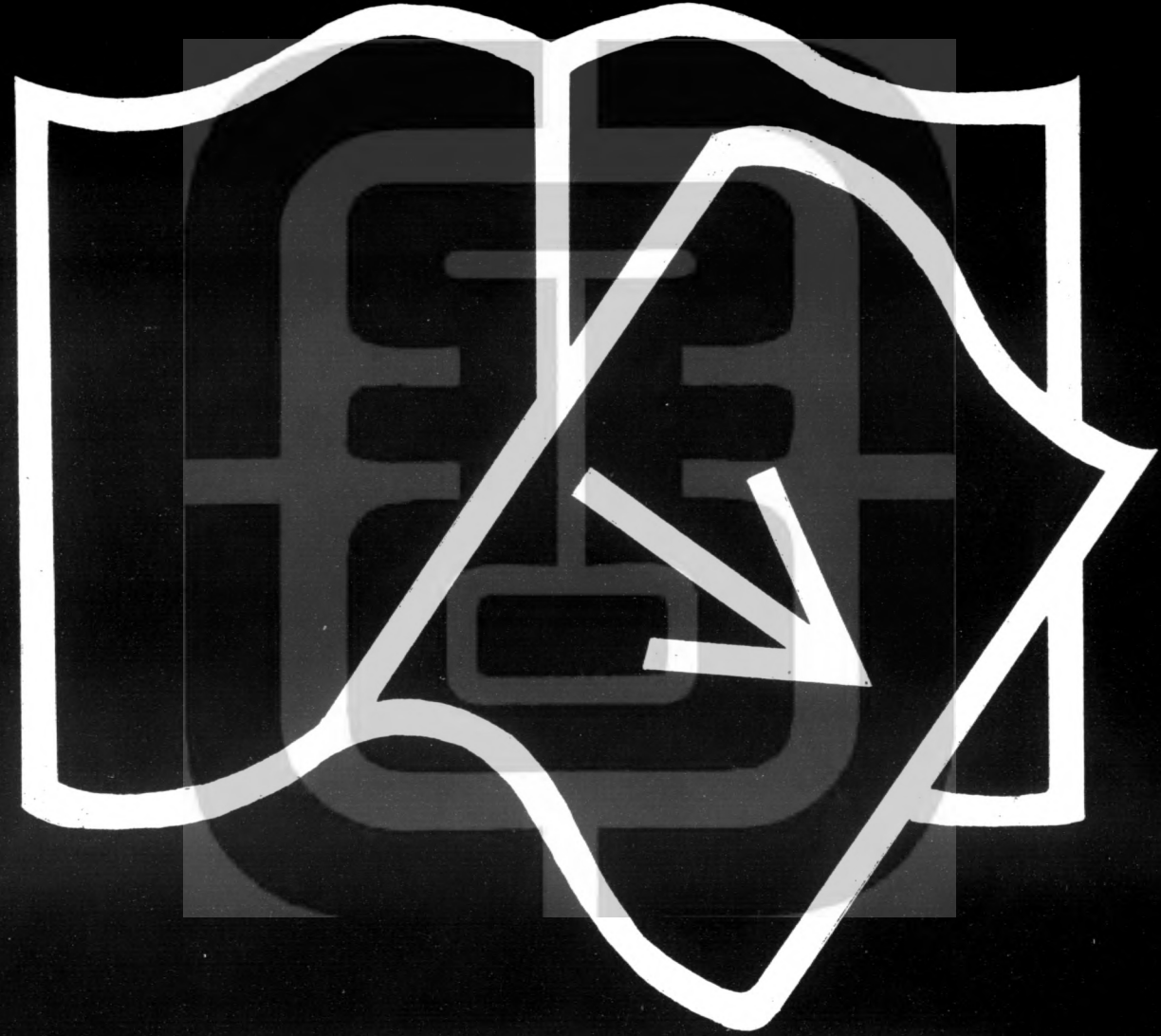
武宗即位時大德十一年也越四年而

仁宗繼登大寶則知元后者天命攸歸豈行在之所
雖未踐祚而山川鬼神以陰來相之不然則蟲魚微
物耳又能聽令者乎但迄今不鳴尤可異矣

至治癸亥十月六日甲子先一夕因晉邸入繼大統告

祭 太廟之頃陰風北來殿上燈燭皆滅良久方息
蓋攝祭官鈇失也先帖木兒赤斤帖木兒等皆弑君
之元惡也時全思誠以國子生克齋郎目擊之此無
他必 祖宗威靈在上不使姦臣賊子得以有事于
太廟而明示嚴譴之耳彼徒罪無所逃至於身誅族
赤而後已吁可畏哉

至元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後伏誅徙其餘黨于慶元
之定海縣延祐間倚納脫脫公來爲浙相其黨屢以
水土不便爲訴乞遷善地公曰汝輩自尋一箇不死



P. 6 后 缺

人的田地當爲汝遷之衆遂不敢再言

至元間別兒怯不花公爲江浙丞相議以本省所轄土人不得爲掾史時左丞佛住公謂曰若然則中書掾當用外國人爲之矣相有赧色議遂不行

蕭貞敏公輟字維斗京兆人蚤歲吏于府一日呈牘尹前尹偶墜筆目公拾之公陽爲不解而止白所議公事如此者三公曰某所言者王事也拾筆責在皂隸非吏所任尹怒公即辭退隱居十五年惟以讀書爲志從公游者屢交戶外平章咸寧王野仙聞其賢薦之於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成

南村輟耕錄卷之三

天台陶宗儀九成

至正二年壬午春三月十有四日

上御咸寧殿中書右丞相脫脫等奉命史臣纂修宋遼金三史制曰可越二年甲申春三月進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冬十二月進金史本紀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又明年乙酉冬十一月進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初會稽楊維禎嘗進正統辨可謂一洗

天下紛紜之論公萬世而爲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
言終不見用後之秉史筆而續通鑑綱目者必以是
爲本矣維禎字廉夫號鐵崖人咸稱之曰鏡史先生
泰定丁卯李黼榜相甲及第以文章名當世表曰
至正三月五月日伏覩 皇帝詔旨起大梁張 京
兆杜本等爵某官職專修宋遼金三史越明年史有
成書而正統未有所歸 臣維禎謹撰三史正統辨凡
二千六百餘言謹表以上者右伏以一代離合之殊
固繫乎天數盛衰之變萬年正閏之統實出於人心
是非之公蓋統正而例可興猶綱舉而目可備前代

異史今日兼修是非之論旣明正閏之統可定奈三
史雖云有作而一統猶未有歸共惟

世祖皇帝以湯武而立國

皇帝陛下以堯舜而爲君建極建中致中和而育物
惟精惟一大一統以書元嘗恠遼金史之未成必列
趙宋編而全備芸臺大啓草澤高升宜開三百載之
編年以垂千萬代之大典豈料諸儒之謙筆徒爲三
國之志書春秋之首例未聞綱目之大節不舉臣維
禎素讀春秋之王正月公羊謂大一統之書再觀綱
目之紹春秋文公有在正統之說故以始皇二十六

年而繼周統高祖成功五年而接秦亡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滅盜而不始於武德稽之于古證之于今况當

世祖命伯顏平江南之時式應宋祖命曹彬下江南之歲親傳 詔旨有過唐不及漢之言確定統宗有繼宋不繼遼之禪故臣維禎敢痛排浮議力建公言挈大宋之編年包遼金之紀載置之上所用成一代可鑒之書傳之將來永示萬世不刊之典冒干天聽深懼氷兢下情無任瞻天望闕激切屏營之至辨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

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曆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之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強梁之力僭偽之名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禘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儕吳魏

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
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
志三國者等耳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
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
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
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
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
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群盜既夷之後而
不始於降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統也然
則今日之修宋遼金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

統之辨矣自我

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
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
勤 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
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
拘於遼金之抗于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
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豬服豕荒唐怪
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於阿保機披其
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執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
貞明之初大遼之號復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

訖于天祚凡七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
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
以與之遂得窺釁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
者以遼乘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再考金之有國矣
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
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篡有其國僭
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
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尅宋帝有中原而謂接
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
爲君長保其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爲敵國素非君臣

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
而宋嘗遣使卑辭以告和結爲兄弟晚年且遼爲翁
而宋爲孫矣此又其說之曲而陋也漢之匈奴唐之
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
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
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紀傳而以漢唐爲正統必
以吳魏爲分繫而以蜀漢爲正統何也天理人心之
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
氏爲篡逆不當合爲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
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爲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

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爲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唐謂之承晉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爲閏以宋統不爲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爲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周繼漢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曆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爲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

唐之閏爲統也宋不必膺周接漢接唐以爲統則漢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爲南史爲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以主生靈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厭禪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餘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爲游魂

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絕爲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爲僞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不奪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爲游魂餘魄乎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前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馬族屬踈遠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朔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仍在江東孰嗣祚親切比

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僞斥之乎此宜不得以南渡爲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國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

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者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

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爲統至於拂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也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爲何時待今聖人爲何君也哉於乎春秋大統之義吾已悉之請

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膺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代商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

太祖開國五十年及

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

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爲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於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於乎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

於宋則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又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予爲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爲律吐辭爲經而正統大筆不自豎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爲厚耻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我

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修三史以

繼

祖宗未遂之意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爲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而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槩乎其無以爲言也於乎司馬遷易編年爲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爲宋遼金正統辨以侑千載綱目之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閏之說者此日家小抄

之論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爲論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

伯顏

以中書

右相統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昭儀

者題滿江紅詞于驛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

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

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繡華歆龍虎散風

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霑襟血驛館夜

驚塵上夢宮車曉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

圓缺昭儀名清蕙字中華後爲女道士五月二日抵

上都朝見

世皇十二日夜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
 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四
 言一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
 為北臣妾輩之死守於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丙
 子五月吉日泣血書明日奏聞 上命斷其首縣全
 后寓所夫此四人之貞烈視前日之託隱憂於籥章
 者相去蓋萬萬矣是年丞相偏師徇台台之臨海民
 婦王氏者美姿容被掠至師中千夫長殺其舅姑與
 夫而欲私之婦誓死不可自念且被污因陽曰能俾
 我為舅姑與夫服林月乃可事主君千夫見其不唯

於死從所請仍使俘婦雜守之師還挈行至嵯過上
 清風嶺婦仰天竊嘆曰吾知所以死矣即齧拇指出
 血寫口占詩於崖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
 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此身料得幾時回兩行
 清淚偷頻滴一片愁眉鎖未開迴首故山看漸遠存
 亡兩字實哀哉寫畢即投崖下以死死之日距今且
 將八九十年石上血債起如始寫時不為風雨所剝
 蝕予昔過其下尚能讀所寫詩嵯丞徐君端樹石祠
 刻碑於死所浙東元帥白野泰不華公字兼善狀元及第守
 越日為立廟像鄉之人私表曰貞婦著作李五峯先

生孝光爲記郡上其事于朝請封如民所表先是岳州破時韓氏爲游卒所掠以獻諸王將韓知必不免乘間赴水死越三日有得其屍於練裙中題五言長句曰宋未有天下堅正臣禮秉開國百戰功每陣惟雄整及侍周幼主臣心常炯炯帝曰卿北伐山戎今有警死狗莫擊尾此行當繫頸即日辭陛下盡敵心欲逞陳橋忽兵變不得守箕穎禪讓法堯舜民物普安靜有國三百年仁義道馳聘未改祖宗法天胡肆大眚細思天地理中有幸不幸天果喪中原大似裂冠衽君誠不獨活臣實無魏丙失人焉得人垂戒

嘗耿耿江南無謝安塞北有王猛所以戎馬來飛渡以陵境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舴艋本期固封疆誰謂如畫餅烈火燎昆岡不辨金玉礦妾本良家子性僻守孤梗嫁與尚書兒銜署紫蘭省直以才德合不棄宿瘤癭初結合歡帶誓比日月晒鴛鴦會雙飛北目願常並豈期金石堅化作桑榆景旄頭執正然蚩尤氣先屏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郢一方遭劫虜六族死俄頃退鷁落迅風孤鸞弔空影簪堅折白玉瓶沉斷青綆一死空冥府憂心長炳炳意堅志不移改邑不改井我本瑚璉器安肯作溺皿志節匪轉石氣噎

如吞鯁不作爨火然願爲死灰冷貪生念麴蛾乞憐
羞虎穿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皇天如有知定作
血面請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此詩士大夫多稱
道之韓名希孟年十有八魏公五世孫襄陽賈尚書
之子瓊之婦死且三十年而其英爽不昧復能託夢
趙魏公爲書其詩則節婦之名因公之翰墨而愈不
朽矣又岳州徐君寶妻某氏亦同時被虜來杭居韓
蘄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王者數欲犯之而
終以巧計脫蓋某氏有令姿王者弗忍殺之也一日
王者怒甚將即強焉因告曰俟妾祭謝先夫然後乃

爲君婦不遲也君奚用怒哉王者喜諾即嚴妝焚香
再拜默祝南向飲泣題滿庭芳詞一闕于壁上已投
大池中以死詞曰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
流綠窓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
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
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
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
陽樓杭徐子祥與韓府居相隣嘗聞長老嗟悼之及
見所書詞故能言其詳某氏余偶忘其姓噫使宋之
公卿將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者則豈有賣降覆國

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爲萬世之罪人也

岳武穆王飛墓在杭棲霞嶺下王之子雲祔焉自國

初以來墳漸傾圯江州岳氏諱士迪者於王爲六世

孫與宜興州岳氏通譜合力以起廢廟與寺復完美

乂之王之諸孫有爲僧者居墳之西爲其廢壞廟與

寺靡有孑遺天台僧可觀以訴于官時何君願貞爲

湖州推官柯君敬仲九思以書白其事田之沒於人

者復歸然廟與寺無寸椽片瓦會李君全初爲杭總

管府經歷慨然以興廢爲已任而鄭君明德元祐爲

作疏語曰西湖北山褒忠演福禪寺竊見故宋贈大

師武穆岳鄂王忠孝絕人功名蓋世方略如霍驃姚

不逢漢武徒結志於亡家意氣如祖豫州乃遇晉元

空誓言於擊楫賜墓田棲霞嶺下建祀祠秋水觀西

落日鼓鍾長爲聲寃於草木空山香火猶將薦爽於

淵泉豈期破蕩子孫盡壞乂長規制典祊田隳佛宇

春秋無所烝嘗塞墓道毀神棲風雨遂頽廟貌休留

夜啼拱木躑躅春開斷垣淚落路人事關世教蓋忠

臣烈士每詔條有致祭之文豈狂子野僧攬國

典出募緣之疏望明有司告之臺省與

聖天子錫之圭璋褒忠義在天之靈激生死爲臣之

勸周武封比干墓事著遺經唐宗建白起祠恩覃異代疏成郡人王華父一力興建於是寺與廟又復完美且杭州申明浙省轉咨中書以求褒贈適趙公子期在禮部倡議 奏聞降 命勅封並如宋止加保義二字自我元統一函夏以來名人佳士多有詩學之不下數十百篇其最膾炙人口者如葉靖逸先生

紹翁

云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亦堪憐如公少

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漠漠凝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鷓夷理釣船趙魏公

孟頫

云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

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高則誠先生 明云莫向中州嘆黍離英雄生死係安危內廷不下班師詔絕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潘子素先生 純云海門寒日澹無輝偃月堂深晝漏遲萬竈貔貅江上老兩宮環珮夢中歸內園羯鼓催花發小殿珠簾看雪飛不道帳前胡旋舞有人行酒着青衣林清源先生 泉生云誰收將骨葬西湖已卜他年必治吳孤冢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

可棲烏廟堂短計慚釐婦宇宙惟公是丈夫往事重
觀如敗局一龕燈火屬浮屠讀此數詩而不墮淚者
幾希然賊檜欺君賣國雖擢髮不足以數其罪翻四
海之波不足以湔其惡而武穆之精忠靄然與天地
相終始死猶生也彼思陵者信任姦邪竟無父兄之
念亦獨何心哉故余亦有詩云精忠祠宇西湖上再
拜荒墳感昔遊斷碣草深蒙曩屨空山日落叫鞦韆
天移宋祚難恢復帝幸燕雲困虜囚逆檜陰圖傾大
業昭陵無意問神州偷安甫遂邦家志飲痛甘忘父
毋讐信使北和憐屈膝策文南駐忍含羞兩宮五國

瞻征幟丹詔班師下節樓萬里長城真自壞中興武
績遂云休烏乎竟死姦邪手顛沛誰爲社稷憂黥黥
冤魂遊狴犴紛紛雨淚灑貔貅唯餘滿地萑弘血不
見中流祖逖舟氛斐已塵金匱匠冕旒終換鏡兜鍪
姓名竹帛書千載父子英雄土一丘老樹尚知朝禹
穴遺黎總解說王猷復田起廢憐僧寺移檄褒嘉賴
省侯

聖世即今崇祀典佇看寵渥到松楸精忠宋所賜廟
額此詩在未曾加封前作故云時至正己丑也
回回田地有年七十八歲老人自願捨身濟衆者絕不

飲食惟澡身啖蜜經月便溺皆蜜既死國人殮以石棺仍滿用蜜浸鑄志歲月于棺蓋瘞之俟百年後啓封則蜜劑也凡人損折肢體食少許立愈雖彼中亦不多得俗曰蜜人番言木乃伊

南村輟耕錄卷之三

